



郭巨闹元宵

□安殷

各地闹元宵，北仑郭巨最热闹。

那是2017年，我还在郭巨上班。正式的巡街闹元宵活动是12点半开始，但是不到11点，很多有利位置都被热心观众占领了。街道事先并没有大肆宣传，但人群还是从四面八方赶来了。凑热闹是人的天性，老年人坐公交车来，那天上午来郭巨的很多公交车根本就挤不上去。年轻人开车来，下了高速路口马上就能到街道办事处，但是城内实行了交通管

制，要停到停车场里，步行入内。我姐和姐夫是从50多公里远的海曙赶来，可惜到得晚，只看了一个结尾。

我在现场做保障工作，感觉至少来了3万人，比2013年那次要热闹。那次是全区的文艺巡游，这次只是街道所有村和社区出的节目，共有14个单位，有的村有三四支队伍。比如南门村有舞龙、车子灯、马灯等节目，最有郭巨特色的活动有抬阁、鼓阁、木偶响器和跳蚤会。单群众演员就有700多人，这里没有明星大腕，都是平常百姓。平日里他们是社工、种花人、卖菜者、开店铺主，很多都已经退休了。但在那天，他们（她们）浓妆艳抹，穿上戏服，来参加一场全民大狂欢。遇到熟人，还不忘招呼一声，实在是不方便说话，就点点头，用眼神示意一下。

是的，这就是一个狂欢节。国人内敛，有时候活得压抑，在这个节日可以得到释放，可以发泄。这一天，郭巨的男女老少都披红挂绿，呼朋唤友，潮水般地涌上街。很多店面虽然开着门，但心思不在做生意上。不管有钱没钱，都忘掉了忧愁和烦恼，忘掉了紧张和疲劳，投入到狂欢的人流，加入了欢乐的海洋。

演员们在面具和浓妆的掩饰下，仿佛是换了一个人，露出内心中童真的一面。跳蚤会里的济公和火神都是男人扮演的，两个老男人。济公拿着蒲扇，常常在围观者头上轻轻拍一下，或在不经意间露个鬼脸吓唬一下。除了举止疯癫，他还有自己的绝活，能晃动脑袋，脖子一伸一缩，把挂在胸口的大佛珠串转得风火轮似的，赢得满堂喝彩。叫好声越响，他转得越快，犹如一个稚童。而演火神的演员，穿着大红旗袍，带着墨镜，踏着高跟鞋，那小腰扭得，比女人还要“风骚”。时不时的还要用春桃小手挑逗你一下，用她的烈火红唇给你一个飞吻，惹得周围人一阵哄笑。华峙村的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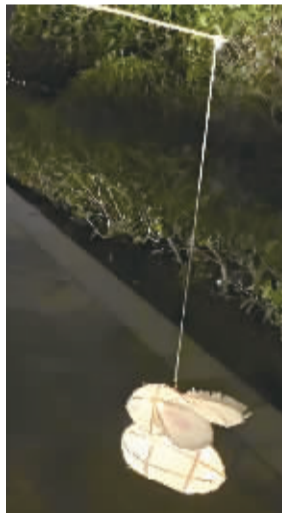
伍造型来自《白蛇传》里的水漫金山那段，我对唐僧模样的法海不感兴趣，倒是被乌龟造型的演员吸引了。那个演员有六十多岁了，但手上的双锤玩得像是李元霸再世。他面对镜头很是兴奋，弓着腰、举着双锤、吐着舌头的镜头，被摄影师拍到，我那时也刚好在其面前。没有童心，何来此乐？

热闹的背后，是无数人的付出。街道全体人员连续加班，还从治安大队和边防武警处借了很多人员和器械，单安保人员就近400人。提前2个月的各项准备，一上午的巡游路线清场，中午11点30分不到安保人员就全部到了现场进行保障。或是反复走动，或是原地站立，一直到近15点人群全部散去，时间超过3个小时。因为只设了三个表演点，很多人没有看全，或者觉得不过瘾，就一直跟着巡街的队伍。队伍要经过原来的东南西北四个门，全程超过两公里，他们全程跟随。而演员看到观众越多就越兴奋，即便累，也是要耍上一把。其实他们都不年轻了，平均年龄超过了60岁。看来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表演的欲望，他们更是如此。

整个踩街活动结束了，全程顺利平安，皆大欢喜。这半天时间里，郭巨这座有600多年历史的千户所城，变成了欢乐的海洋，这是全民的狂欢节。

多年过去了，我甚是想念郭巨的元宵节。曾写过这样的打油诗：

人山人海满所都，踩街欢闹写新书。
木人响器如人鼓，龙舞狮争不肯输。
老汉风骚跳蚤会，雏儿端正坐抬屋。
喧天锣鼓逢盛世，主客相询去看无。



那个元宵节 母亲做了一盏兔子灯

□童鸿杰

又快到元宵节了。记得小时候，公社里举行过元宵节的灯会游行。当时，我读小学四年级，那天母亲给我做了一盏兔子灯。

兔子灯的骨架，是两个竹编的圆球。大的做兔子的身体，小的做兔子的脑袋。母亲跟着我做篾匠的外公学过手艺。你看，母亲围着几个大竹片，编啊编啊，那几条细长的篾青，在她手里熟练地交织着。时不时，母亲还会停下来拿起一把竹尺拍打几下。啪嗒啪嗒，啪嗒啪嗒，那声音可好听了。很快，两个圆球就编好了，用铁丝扎在了一起。

然后就要糊纸。先要刷浆糊。母亲拿了两根长板凳，把灯笼的骨架夹在中间，然后左手拿着一个玻璃瓶，右手拿着小刷子，小心翼翼地开始刷。刷着刷着，我闻到了淡淡的香。母亲说，这浆糊里面啊，加了饭粒，这样粘性就会更好啦。

兔子的皮肤是白的。母亲拿出准备好的白纸，身体两边各贴一张。背部和肚子各贴一张，然后中间空出来的部分，用剪刀剪出大小合适的纸片，一张张补好，接着用刷子在兔子身上轻轻地敲打。那动作，真轻柔，好像在给外婆捶背一样。

画两个眼睛，画一只嘴巴，再用硬纸板剪两个长耳朵，贴在兔子的脑袋上。兔子灯越来越像了。



“为什么要做兔子灯呢？”我问母亲。“因为你属兔子啊。”“兔子背上要贴那么多纸条呢？”“咱们家养的是长毛兔啊。”长毛兔啊，我知道。

长毛兔，爱吃草，还有青菜叶、花生藤和红薯秧。可是冬天的时候，鲜嫩的青草不太好找，母亲就在那些干巴巴的饲料上撒点黄豆粉。“有了这股香气，天上的玉兔也得跑下来尝一尝。”看着长毛兔埋着头吃得美滋滋的，母亲裹紧身上的棉袄，嘿嘿地笑。

灯笼里面是要点蜡烛的。可是蜡烛在哪里呢？我看了一眼桌子上的煤油灯，那是母亲用墨水瓶自己做的。先用一根烧红的粗铁丝，在瓶盖下钻个小孔，再找个挤空的牙膏皮剪开敲平，包根筷子在桌上滚。抽出筷子，找一簇棉花，搓成一条粗线，穿进去当灯芯，煤油就会顺着棉线从瓶底爬上来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最后，一根火柴划燃，小小的火苗蹿起，夜晚就在这光亮中变得温暖。

没想到母亲用的是萝卜。把萝卜的尖头削掉，中间挖了一个洞，看起来，像是半个鸡蛋那么大，然后母亲拿起煤油瓶，轻轻地往里面倒，看着油清亮亮地流进去，我的眼睛也越来越亮了。

还要做灯芯。用的是母亲缝被子的棉线。那棉线母亲藏得可牢了，那次却给我剪了那

么长。这让我想起母亲缝被子的模样。冬天的夜晚，两把长椅，一面竹排，铺在昏黄的灯光下。竹排上，面子、里子、棉絮，准备妥当。母亲开始穿针引线，来回奔忙，那些绵绵的白线，被它缝在被子上，像一串小小的脚印，又像几颗白色的芝麻。

“为什么灯芯用棉线做呢？”“因为棉线会吸油啊。”“为什么棉线会吸油啊？”“因为棉花会吸油啊。”“为什么棉花会吸油啊？”“你那么多问题啊。”“为什么油就能点灯啊？”母亲摸了摸我的脑袋，“好好读书，你就什么都知道啦。”

该点灯了吧。我的心痒痒的。母亲不说话，她把棉线的线头用手指揉了几下，又轻轻地撕开。然后母亲拿起火柴，点亮了灯芯。那火苗蹭地一下，往上蹿起，在一缕细细的青烟里，我感觉眼前的世界都是亮堂堂的。那只可爱的兔子，好像突然睡醒了，猛地睁开了眼睛。

远远地，传来了锣鼓的声响。那是灯会游行的队伍要出发了。母亲把挑灯笼的棍子放到我的手里，对我说：“快去吧。记住，跟着龙头走，别走岔啦。”

“知道啦。”在响亮的回答里，我看见一个少年，拎着那盏兔子灯，冲出了家门。他的前方有条长龙正在舞动，长龙的身上，泛着盈盈的光，倒映在塘河的水面上。那条长长的河岸，像母亲温暖的手臂，将他紧紧拥抱。